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二回 王玉容怒罵夫主 一枝梅偷富濟貧

話說王氏正然生氣，忽聽得鼓樂喧天，有人打門了。丫環說：「奶奶，想是抬親的來了。你老人家倒是怎樣的主意？」王氏說：「我的主意已定，你只管開門，叫他進來，我與他隔著簾子說話。」丫環聽說，走去開了大門，只見燈籠火把，無數的盒子俱各抬進，後邊又有無數的小廝擁著一人走到堂前，端然站住，叫小廝打開盒子，抬出一些頭面首飾，交與了丫環進房中。只見中間那人說：「小廝們請濟奶奶收過禮物早些上轎。」王氏聞聽此言，說：「君子住口，我和你非親非故，送這些禮物有何話說？」那人說：「娘子，難道不曉的麼？在下就是齊好善，昨日已差媒人送來明珠二顆，金子二錠以為聘禮，娘子已經收下，許了親事，在下今日特來娶親，娘子緣何明知故問？」王氏說：「君子差矣，世上求親，須是兩家情願，早間媒人來說此事，我說有誓在先，再不改嫁，誰知那個老賊婢把定禮放下揚長而去，如今君子不察虛實，擅來求親，成個什麼道理。若要速去，奴家惟有一死。」說罷將金銀首飾喇喇丟將出來，回首拿了一把解手刀子就要自刎。

小塘一見，連忙跑進房中，一把拉住，說：「賢妻休要如此，我是你丈夫回家來了。」王氏那裡肯聽，口中只是亂罵。小塘說：「賢妻到底看我是誰？」王氏定了定神思，仔細一看，果然是他夫主。又往院中一看，那些燈籠盒子，跟來的僕人皆無踪影。王氏正然發愣，小塘說：「賢妻休要多疑，昨日臥房捉妖，敲窗調情，連今日娶親，其實是我自己一人三試賢妻，果然貞烈，所以今日方露本像，你我相認。」王氏聽了，這才明白。夫妻二人對面坐下，小塘把得道原由說了一遍。王氏醒悟，也要出家修行。小塘喜極，說：「賢妻既要修行，你我難在一處，待我選你一個去處，受些磨難，才得超凡。」言罷，把眾丫環叫到跟前，每人賞了三十兩銀子，叫她各人出去投主，單留春桃、秋桂同去作伴。

分發已畢，把家中細軟裝了四個皮箱，又向王氏言道：「賢妻，伯州城其離城二三里地有一座觀音院觀，內住著幾個道姑，我今就送你到那裡修行。伯州今年必有水災，將帶去的財物盤費之外，量力濟貧，日後自有好處。」言罷走到外邊，僱了兩輛小車推至門首，叫車夫把行李裝上，打發王氏和丫環上去，小塘把門鎖了，貼上一個帖，寫著濟秀才合家已回原籍，此房情願入官變賣周濟貧。貼上帖子，跟著小車到了永定門外。一枝梅和徽承光已在路旁等候。小塘說：「徽賢弟，我今叫你二位在此等候，不為別故，只因我回家度你仁嫂出家入了道，送她到伯州安身。你可寫上一封家書帶去。」

承光說：「仁兄，伯州無親無故，叫我寫家信捎與何人？」小塘說：「賢弟，我若不言，你怎能曉的。只因你在揚州犯事，借道脫逃，如今廣行文書各處拿你，我怕連累你的家眷，前日進京，我已瞞著賢弟打發寶眷去伯州安身，所以今日叫你捎信。」承光聽了，如夢方覺，說：「小弟哪裡知道。要寫家信，只是無有筆硯。」小塘聞言，走到車前，取過文房四寶，放在路旁一塊石上。承光立時把字寫完交與小塘，小塘說：「苗朋友，煩你辛苦一遭，把我的家口進到伯州城北丘尼觀內安身，將這封信送至城內，訪問新近去的徽家，交與徽賢弟家中。千萬就要回來，不可停滯。」苗慶接書，跟著車子往伯州而去。小塘、承光仍是在一枝梅家。

住了七八日的光景，一枝梅自外回來，說：「濟仙長，小弟將寶眷與徽大爺的書信俱各送到，還有給徽大爺的一封回字。」言罷將字交與承光。自此以後，小塘、承光就住在苗慶家中。小塘要試一枝梅的道心，自己雖然用素食，卻只揀那貴物才吃。一枝梅家道貧寒，又無生意，少不的每日去偷。這日，一枝梅在街上閒遊，見一人跪在十字路口，面前鋪著張告白帖子，寫的是：

陝西榆林縣李七告白：因本處年景大旱，同母來京投親，不幸老母得病，死在店中，投親不遇，缺少錢財，並無棺木以掩屍靈，小人情願賣身葬母，水為人奴，後無反悔。

一枝梅看罷，學著陝西的聲音說：「老鄉里，你母親死在誰家店中，領我去看看。若果是真，我就買你。」李七聞言，把一枝梅瞧了一瞧說：「老鄉里，你當我是誑哄錢財的麼？若要不信，只管跟我去看看。」言罷收了告白帖子，把一枝梅領到店中。一看，只見耳房中炕上躺著一個年老婦人，仔細訪問店家，果然是李七的母親。一枝梅說：「老鄉里，今日銀子不便，明早准來。千萬不可遠離。」言罷出店，等到夜間做了一宗買賣，得銀四十餘兩，自己留了十兩以作家中費用，下剩一包盡都送與李七。說：「老鄉里，這是一包銀子，與你發送你的母親，下剩幾兩可以作個生意。」把銀子交與李七，揚長而去。李七接過銀子甚是感念。立時買了棺木，發送了母親。剩的銀子帶在腰中，到街上去找生意。遇著一個鄉里，現當刑部監的鎖頭。李七托他買了一個提監禁子的差使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一枝梅這晚摸到東廠掌印周大監家，偷了金銀五百餘兩、玉帶一條。自得了這件買賣，暗自坐在家中求教小塘修煉的真法。小塘說：「修煉不難，只在各人用心，如今且把一個戲法傳你，眼前就要用的著。」他言罷，將隔牆的法術教與一枝梅。一枝梅從此也不去偷，時常裡各處閒遊。那日正在人家墓林中閒坐，只聽的土山子背後，一人啼哭，一人解勸說：「賢弟你過於不濟，似咱這當差使的人受上二三十板子算的甚事，這就尋死尋活，豈不叫人恥笑。」又聽的那人言道：「我的哥，這宗差使你可休當兒戲，失主現是東廠太府老爺，因賊又是一枝梅，這個一枝梅雖是有名，又不知他姓張姓李，怎個模樣，可往那裡去拿他？明日又是交差的日子，我實在受不的刑了。」說罷又哭。一枝梅聽到這裡，起了慈悲善念，心中想道：自己做了犯法的事情，連累別人受罪，天理何在？我如今若不出頭，豈不白送了此人的性命。一枝梅想罷，轉過土山背後，說：「二位太爺莫不是要拿一枝梅麼？」差人聞言把一枝梅瞧了一瞧說：「朋友，你問這話，想是認的一枝梅麼？」

一枝梅說：「我倒認的此人。」差人說：「你既認的，若肯成全我們這個差使，情願謝你一斤銀子。」一枝梅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可得依著我說。我見一枝梅常從正北火神廟裡出來，二位跟了我，閃在一旁，待我進去誑出他來，只听我咳嗽一聲，二位進去就拿，此人服軟不服硬，只可善辦方可。」差人說：「這個容易，煩你老同我們走罷。」言罷，一枝梅頭前引路，不多時到了火神廟前，自己先走進去遊玩了一番，反身來到角門，咳嗽了一聲，兩個差人聽見齊往裡跑，迎見一枝梅，說：「有了沒有？」一枝梅說：「你問的是誰？」差人說：「問的一枝梅。」一枝梅說：「既是一枝梅，為何不拿？」差人說：「在那裡呢？」一枝梅說：「實不相瞞，一枝梅就是在下。」差人聞言，一齊動怒說：「這個囚囊的，甚是混帳，我們拿不著差正愁不了，你還要笑。」說著照一枝梅就是一棒。一枝梅側身躲過，說：「二位，我曾說過見面只可善拿，為何又動起手來？」差人說：「好囚囊的，還說混話。一枝梅在哪裡呢？」一枝梅說：「你可認的一枝梅麼？」差人說：「俺若認的焉能叫你取笑。」一枝梅說：「可所以啦！既不認的，焉知我必不是。實話對你說罷，是我先在墳地內見你們尋死上吊，我動了慈心，假說認的，把你們哄到此處。雖是取笑，實要成全您的差事。您若說我不是，只怕天下無有第二個一枝梅了。」

差人聽見這話，心中暗暗想道：說此人不是，他豈肯前來假充，若說是真賊犯，豈肯倒尋差人？也罷，無論真假且拿他去，搪這一限。想罷開言，說：「朋友，你倒是個仁義之人，既來投首，少不的難為老哥，把這刑具帶上。」一枝梅說：「這是萬歲的王法，自然要帶。」公解聞言，心中大喜，把鎖鏈子給一枝梅帶上，出了火神廟，來到錦衣衙前，正遇著鎮撫司打點升堂，差人將一枝梅帶到堂前，雙膝跪倒，說：「稟老爺，賊犯一枝梅今已拿到。」官府聽說有了真賊，滿心歡喜，往下一看，只見那個犯人衣帽乾淨，身體利便。官府問道：「那一賊犯可是一枝梅麼？」苗慶說：「小人就是一枝梅。南北二京只怕沒有兩個。」官府說：「哇！好一個該死的奴才，還敢誇口，我且問你，東廠太府老爺失去玉帶金銀，這些贓物寓在何處？從前偷過多少人家？作案共有幾人？」一枝梅說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自幼做這營生，失主頗多，難以全記。昨日照舊，東廠老公公金銀玉帶如今已全用盡，絲毫無存。小人偷的富戶，俱是周濟了貧窮，並無窩主，也無同伴，自始未嘗事犯。只因自知業貫須滿，所以前來投首與老爺擊功。」官府聽了，問了問兩個差役，果然是他自己投首，不禁心中大喜，說：「原來是個仁義之賊。」遂叫書吏辦文書，呈報東廠，將一枝梅送到刑部監中，請旨定罪。